

魏書

卷五十四之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58)
函號	別 10 1





魏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慕容白曜

尉元

慕容白曜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曰斤勇略聞於當時  
泰常中爲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  
年十九以善射稱神麈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  
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寬雅有風貌稍遷駕  
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



遷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夫  
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爲使  
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  
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  
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  
東平太守章仇擿詣軍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賊  
將周凱望聲遁走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  
屯于下碓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鞬重  
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  
張引領卒二千守茱萸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

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  
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  
然後元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傷士  
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守身率精銳擊于外分擊呂梁  
絕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東走武原馳騎追  
擊斬首八百餘級武原窮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  
擐甲胄四面攻之破穆之外營殺傷大半獲其輜重五  
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之  
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攻其南門  
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泗水冰



合永弃舡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率衆軍邀其走路南北奮擊大破於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東斷者十八九生擒劉彧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沈承伯等永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舡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彧東徐州刺史張譙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將軍兗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掠近民保險自固元遣慰喻張譙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相與歸命元表曰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弃舡九百艘沿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又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疆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關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尅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罹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事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



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  
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  
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  
卽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  
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于劉龍  
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  
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  
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  
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  
卽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

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  
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  
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  
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自舉  
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  
天雨旣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滄民庶  
飏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謂  
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  
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愚款彧復遣沈攸之曼喜公領  
卒數萬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



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瘞瓦滕行者  
盡送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  
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竭賊軍不得  
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賊軍攸之愜公等輕騎遁  
走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王玄載示其禍福玄載狼狽  
夜走宿豫淮陽皆弃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  
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謨對爲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  
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  
徐南北兗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  
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吳愔  
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  
邀絕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  
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  
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吳會懸旌秣陵至於用兵  
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是時徐州妖人假  
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元遣將追斬之四  
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  
淮陽王三年劉昱將蕭順之王勅懃等領衆三萬入寇  
淮北諸城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令  
韓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愛



民如子南來民費係先等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餘南  
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身潔  
已請乞念祖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  
一縣顯祖詔曰樹君爲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元好申  
下人之善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旣而出爲  
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之心  
二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蕭道  
成旣自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  
元威名夙振徵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  
大將軍大都將餘官如故總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

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爲侍中都曹  
尚書遷尚書令十三年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  
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元表曰臣以天安之  
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內旣平仍忝徐岳素餐尸祿  
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  
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  
臣初尅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  
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  
連青兗唯以彭城旣固而未等摧屈今計彼戍兵多是  
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



罪便亦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勅勲負釁南叛每懼奸圖狡誘同黨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頻表以老乞身八月詔曰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違冲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sub>殿</sub>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

夫大道凝虛至德冲挹故尹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二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萬國垂教本于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則易爲其選朕旣虛寡德謝曩詰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克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



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敝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不盡高祖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

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冲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耄耄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羣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勲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耀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効魯



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  
勲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  
損旣彰遠近流詠陟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  
王業天不遺老奄尔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懷但戎事  
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絲物二千匹溫明祕器朝  
衣一襲并爲營造墳域諡曰景桓公葬以殊禮結羽葆  
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子羽名犯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祕書中散駕部令  
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  
父憂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祖親考

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爲長兼仍守尚書奪祿一周遷  
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開國公後爲征虜將軍  
恒州刺史卒仍以爲贈諡曰順

子景興襲正始元年卒贈兗州刺史無子

景興弟景雋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中坐杖國吏死  
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子伯末襲無子爵除

羽弟靜寬雅有才識世宗時爲尚書左民郎中卒贈博  
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諡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瑊歷官以廉清著稱賜  
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  
刺史高都公諡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  
宮高宗卽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  
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  
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  
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  
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  
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過絕王使皇興初加  
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碭  
碭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  
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  
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旣而彧遣招  
慰復歸於彧白曜旣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閻軍  
至弃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旣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  
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  
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克  
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旬  
之內傾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  
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剋拔四城韓



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禧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禧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彧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

至盤陽諸郡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爲書以喻之曰天弃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卽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



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  
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  
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  
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  
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  
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  
政不出閩外豈能復浮江越海赴危救急特此爲援何  
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  
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  
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

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  
等旣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  
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  
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  
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  
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  
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宗吉母  
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誼雜乃進討東陽  
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  
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 三  
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  
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二百餘始末三年築圍  
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  
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  
沈文秀抗据不爲之拜忿而箠唯以此見譏以功拜  
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  
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  
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寃  
之

白曜少子直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  
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  
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

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  
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疆啓宇實良將之  
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  
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闔外  
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  
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  
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土冶伐吳奮不顧命  
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觀入洛大功亦舉



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顛沛矣每鑒其事常爲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白察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

東掃道固銜壁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恟恟莫不南顧時兵役既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續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効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荆漢及青州剋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克定逃彼東南永爲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



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  
氛翳既靜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  
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僞亂真朱紫難辨傷  
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勳盛德蔑爾無聞有識之徒能不  
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  
美秉鉞啓蕃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  
旅之際契闊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  
旣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  
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  
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主將驍雄

接鉞在所莫不殉忠死難効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  
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兵營代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  
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以圖存離  
敗之民不可以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  
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因塗炭  
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推之  
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  
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  
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  
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



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勲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  
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諡歿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舉策  
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獎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  
澤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  
惟聖明肅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  
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中散遷  
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閻文祖詣長安察  
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  
太后引見羣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脩文祖時亦

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  
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  
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照虛忝  
今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  
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  
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肯受契若知心  
不可常卽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微好碎事  
頗曉工作主司廚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新野  
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  
祿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



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  
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  
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  
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諡曰克  
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  
不敢復姓皆以輿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  
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  
號征虜將軍甚得邊民情

契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

名行

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  
忠賞粟二百石卒贈幽州刺史

孫善儀同開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諸將罕立方固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  
將帥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剋彭城猶拾遺擒將馘醜威  
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  
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  
海垂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  
勤未聞於斯日也



魏書卷五十一終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韓茂

皮豹子

封勅文

呂羅漢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黃老末與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諡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



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  
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  
右日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  
爲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破之世祖謂諸  
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  
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加彊弩將軍遷侍  
輦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  
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  
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徙  
其居民從平涼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  
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  
將軍從破薛末宗伐蓋吳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  
賊軍車駕南征分爲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  
渡淮降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爲  
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遣將檀  
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州和之遁走高  
宗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  
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  
所稱大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  
王諡曰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爲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將軍又  
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遷寧西將軍典遊  
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贈雍州刺  
史諡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  
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  
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本  
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  
有治稱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  
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廣

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爲耳目  
廣設方略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  
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弼先是河外  
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之民  
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  
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之又以五州  
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  
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  
諡曰康公

子寶石襲爵



均弟天生為內廐令後典龍牧曹出為持節平北將軍沃野鎮將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秦常中為中散稍遷內侍右世祖時為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為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尋加征西將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

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二千餘級俘獲一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眾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眾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幾諸氏復反推楊文德為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于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耻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為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



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  
楊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  
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  
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  
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  
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  
德爲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氐羗於是武  
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  
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  
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

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  
分軍逆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  
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  
楊頭等率諸氐羗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  
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  
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  
據險自固義隆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  
糧覆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  
增兵運糧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  
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



長安之兵役過暮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紆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唇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本或皆或作勾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趣安長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寡弱拒賊備故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千資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關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苦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劉駿遣其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勅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



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至高平劉駿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鋒候騎相遇即便交戰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諡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涼澆

一爲

河大

爲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悅會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



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真直衆潰  
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懸  
崖險絕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  
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  
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  
之族往年氏羗放命侵竊邊成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  
資父舊勲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  
故授以節鉞委閫外之任並罄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  
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凶  
醜元惡俱殲闕闕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

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今軍威旣振羣愚懾  
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  
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部送赴臺仇  
池南秦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  
防令奸覘之徒絕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  
土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  
所及卽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梟擒首  
逆剋剪凶黨勲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  
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闕關  
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徒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



前勅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  
延之固而卿等不祇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  
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  
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  
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之勢卽令就  
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於駱谷  
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  
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柳旃據險不順喜  
率衆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詔讓其  
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

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諡曰恭公

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勅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衆二萬東征幽州平定  
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爲使持節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  
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涅太宗時爲侍  
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章武侯諡曰隱勅文始  
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  
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  
公鎮上邽詔勅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



拾歸於枹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勅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勅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萬餘戶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勅文先已設備殺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冏會復率衆四千攻城氐羗一萬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戶二萬餘人屯於北嶺爲冏等形援勅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擊之旣而僞退冏率衆騰逐勅文輕騎橫衝大破之斬冏而北嶺之賊從高射勅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爲主勅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遣步卒攻門剋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公閻根率軍助勅文勅文表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那羅稱纂集衆旅剋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



東城卽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氏羗盡相脣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剋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墻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剋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今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願天鑒特遣大軍助臣誅翦表未及報梁會謀欲逃遁先是勅文掘壘壘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漸而進勅文先嚴兵於壘外拒鬪從夜至旦勅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鬪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易矣衆咸以爲然初勅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勅文縱騎躡之死者大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衆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宦興爲秦地王勅文與臨淮公莫真討之軍次略陽勅文遣使慰喻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



營拒戰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益擊劉  
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剋天安元年五月卒

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氏侯趙  
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議而許之

翰族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  
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臨朐都護  
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尚迎蠕  
蠕主婆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命卒贈輔國  
將軍朔州刺史

子續武定末潁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  
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  
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  
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恤妻子不免飢寒  
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已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  
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温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  
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温爲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  
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爲秦州司馬遷上黨太  
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諡



日敬羅漢仁篤慎密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温之佐秦州  
羅漢隨侍龐右氏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  
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  
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  
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  
之卽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  
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  
會世祖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  
具以狀聞世祖嘉之徵爲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  
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豫險爲逆詔羅漢率騎一千討

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  
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賊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  
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  
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  
少卿仍幢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  
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蠕蠕犯  
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  
軍事出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氏羗反攻  
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  
騎隨長孫觀掩擊氏羗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



羅漢曰卿以勞動獲叙才能致用內總禁旅外臨方岳  
褻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  
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旣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鎮  
將不明綏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  
右土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  
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  
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爲本隨其風俗  
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無奪  
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羗郎扇惑隴東聚  
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羗郎

擒之仇池氏羗叛逆遂甚所在鋒起道路斷絕其賊帥  
蚤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  
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  
仇池西接赤水諸羗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蒞州撫以  
威惠西戎懷德土境帖然高祖詔羅漢曰朕總攝萬機  
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羣司外任  
關四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諸羗居  
字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  
乃誠便勅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徵拜內都大  
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深悼惜



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諡曰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為侯景明元年卒

興祖弟伯慶為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為中散恒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為州行光州事

豹子第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為假節龍驤將軍東

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親賜爵汝

陰侯加安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將軍昭性柔曠

有才有用出為趙郡太守治有能名徵拜光祿大夫轉中

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

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卒諡曰康公長子羅漢東宮

洗馬次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揚

將軍出為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成陽公入為散騎

常侍顯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彧遣

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

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軍次于秣賊將周凱聞

伯恭等軍至棄衆遁走張永仍屯下碭永輜重在武原

伯恭等攻而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



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等  
進擊首虜及凍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  
內曰劉彧肆逆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  
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  
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吳會弔民伐罪幸  
時歸款自求多福時攸之吳禧公等率衆數萬來援下  
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將侯汾  
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  
之伯恭密造火車攻具欲水陸俱進攸之等旣聞將戰  
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  
千向零中峽斫木斷清水路劉彧寧朔將軍陳顯達領  
衆二千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  
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  
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後伯恭從睢陵  
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爲二道遣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  
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產之高  
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攸之禧公  
等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  
進攻宿豫劉彧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恒  
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彧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



魏書卷五十一終  
列傳第四十  
據淮陽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充州諸軍  
專鎮東將軍彭城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  
將軍東海王諡曰桓

伯恭弟伯遜為中書闕士襲父爵魯郡公拜鎮東將軍  
東萊鎮將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先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為將也  
皆以沉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  
要一戰之利僥倖蹇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魏書卷五十一終

魏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宋欽

段承根

闕駟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  
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為興將齊  
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為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



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麈二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爲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沒於氐氐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溫爲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溫爲難當府

司馬卒于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爲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爲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爲領軍元乂所知待遷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爲豫州平南府長史



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爲驍騎將軍  
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  
世宗除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  
宗在河東更自脩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  
華州刺史諡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疎狂有膂力歷河北恒農一郡  
太守並坐貪暴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  
太中大夫出爲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  
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

遐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主被蕭  
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  
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  
時蕭衍冠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  
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垓姜脩  
又分軍據輿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  
僧炳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  
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  
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  
胸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



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胸城五十里夏用  
頻降厲涉長驅將至胸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逕來逆  
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  
斬其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  
先分軍於胸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  
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  
圍進救胸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  
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  
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胸山至於郟城二百  
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郟城借假節以爲軍威

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爲光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  
軍爲別將防捍西荆又爲別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熙  
平初出爲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  
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  
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爲秦州關西府  
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  
脩義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



左軍將軍太中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為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為事叔隆姦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為恨及文相為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為汾州平西府司馬翼臨亡以穆託領軍元義以穆為汝南刺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步獵史籍辭彩可觀為屈丐統萬城銘地

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才

尚未為時所知也後為北鎮司馬為鎮脩表有所稱慶

世祖覽之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賜

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

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甚貧約

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為西夏著姓叟

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



人交論說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  
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  
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賸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  
及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既善爲典雅  
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  
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茂時  
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叙溫  
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  
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  
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

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遺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  
而未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  
狎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  
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未佐不稱其  
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雋所尚時蜀沙門  
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  
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  
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  
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  
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



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  
曰羣犬吠新客佞闇排疎賓直途旣以塞曲路非所遵  
望衛惋祝鮀眇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  
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  
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  
子聞鞀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  
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  
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  
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旣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  
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  
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  
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拜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  
及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  
不治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給  
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牻牛敝韋袴褶而已作布囊  
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  
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  
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  
絃葦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  
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



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  
譏其性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  
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  
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土谷侯法儁攜壺執榼  
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  
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  
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  
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  
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  
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  
辦集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羹見  
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閭見其貧約以物直十  
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為之序密雲左右  
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  
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  
亦皆早夭竟以絕後叟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  
迎而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  
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為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  
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為非  
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僚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為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繇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牧犍以繇為左丞送其妹與平公主於京師世祖拜繇為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州徙牧犍至京師卒諡曰恭

長子巖襲爵改為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國將軍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趙常雅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和遷青州渤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六志仕沮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

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兄懷義閔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



爲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恢恢玄古  
愆生民五才迭用經叙彝倫匡維子弼君伊臣顛而  
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  
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  
望途改步是以令聞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  
遷築起瓊臺紂醜糟山周滅妖姒羿喪以田險諛蔽其  
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  
胤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窟雲歌  
唐后垂橫美虞疎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虵銜  
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

靈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  
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錄夕惕乾乾  
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煢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  
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未符天祿微臣作箴  
敢告在僕世祖平涼州入國賜爵臥樹男加鷹揚將軍  
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網未振華裔殊風九服  
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  
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  
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拱蓬宇歎慨  
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



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  
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薈迴連  
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鬼我恒嶺混養滄溟山  
挺其和水耀其精啓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  
羣英其一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  
思冲翫易體復戢翼九臯聲溢宇宙其二我皇龍興重離  
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  
音俗無異徑其三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料酌九流錯綜幽  
旨帝用訓詁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四爾應其  
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雲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

墳無疑割典無滯洋其五山降則謙含柔為信林崇日漸

明升斯進有邈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六

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竇雄穢美新遷以陵腐邑

由卓淚時無逸勒路盈摧輪其七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

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

易矩其八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旣殊標榜莫緣開通

有運闇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其九諮疑祕省訪滯

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卽象心虛悟言禮

樂採研詩書其十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

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舊其十一文以



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巧坎迷流覲良闇  
止伊介虬光四鱗曲水其十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  
下高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啓得叙其懷欣於  
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  
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  
無老成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  
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訓所  
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  
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藹藹  
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

城振彩涼區其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亦世克

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僑響駭華戎其響駭伊

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

潛思淵渟秀藻雲布其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耀紫宸

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其

伊余櫟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廁

足丹澤愧無螢燭少益天暉其明升非諭信漸難兼體

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慙朱闕亦愧

閭闔其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

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未佩明箴其遠思古賢內尋



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風興外  
惕豈獲恬止其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  
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在昔平  
吳二陸稱實今也剋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為羣表  
我思與之均於紵縞其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  
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遘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其  
一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  
屢空亦敝兩間可守安有回賜其詩以言志志以表  
丹慨哉刎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斂請事金蘭爾其勵之  
無忘歲寒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

十卷無足可稱

第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句町男  
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  
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  
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  
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欲  
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  
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  
伏熾磐以暉為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



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璜暮  
璜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爲上  
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  
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羈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  
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日時  
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  
爲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  
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  
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  
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

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細衢交問鼎路盈訪壘狗競爭  
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揃其於皇我后重明襲  
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蚌求珍搜巖采幹野無投綸  
朝盈逸翰其自昔涼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  
靈慧雖奮袂氛未廓鳳戢崑丘龍潛玄漠其數不常擾  
艱極則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  
我王度庶績緝熙其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餘光優  
游卒歲忻路未淹離轡已際顧難分岐載張載繼其問  
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濟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  
鎮蹀躞彼繁音和此清調其詢下曰文辨許曰明化由



禮治政以寬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林  
聲其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  
陽張令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雋  
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闕駟字玄陰敦煌人也祖涼有名於西土父玟為一時  
秀士官至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  
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  
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  
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  
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

書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之後  
還京師家甚貧敝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  
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  
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  
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  
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  
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日向  
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  
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



署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嵩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  
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嵩嵩曰躬自執者欲人重  
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  
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嵩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  
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  
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  
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  
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  
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  
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

隄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  
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世  
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  
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  
始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非本或作悲亦作匪谷  
窟遇疾而卒昞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爲城民  
歸仁有二子



長買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况乃維祖遠孫相去未遠而令义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臣忝職史敢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

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爲儒宗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高宗踐祚拜爲著作郎後以歷効有績出爲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鐸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稽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



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  
解咸得理袁爲當時儒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  
于世

于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爲劉昫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昫  
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授  
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  
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授業於敞敞遂  
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  
其名字論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

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諡

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之日與  
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  
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  
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  
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  
其篤於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為武威太守  
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  
內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  
才華同脩國史除祕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為高祖挽郎  
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取為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  
深為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為汝南  
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  
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

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既聞介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擅  
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為李神儁所知賞  
神儁為前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為其府長流參軍神  
儁曾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  
沉正為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  
邊蠻神儁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為土因  
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囚  
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既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  
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脩起居注永安二年詔



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兗州有詔追  
還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  
二人士咸嗟惜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  
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  
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魏書卷五十二終

魏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冲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  
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  
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  
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  
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

康熙二十五年重校

魏書卷五十二

列傳

一



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  
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悍  
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  
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  
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軍荊州刺史栢仁子諡曰  
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  
言之於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  
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  
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  
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

晉書光侯加建義將軍貞君未中實時伐將出彭城劉

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  
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  
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  
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  
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  
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  
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  
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馳世祖明日復登亞父  
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



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  
識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  
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  
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  
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  
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  
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  
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  
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  
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

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  
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  
宜當以法裁物何用廢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  
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  
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  
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  
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關人不關馬足且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  
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  
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



城內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  
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  
知思答曰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  
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  
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  
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  
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  
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絕南  
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獲送脫須騎者亦當以  
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下復以此  
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  
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  
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  
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  
二王貴遠啓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餽二王何獨  
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謂隣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  
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  
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  
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  
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激水我



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  
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  
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  
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  
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  
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  
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  
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  
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彼此之情雖不  
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  
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目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  
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  
人何爲著屨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  
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  
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  
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  
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  
自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  
之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  
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



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時  
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  
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  
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  
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  
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  
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濟翻水魏國君  
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  
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  
邪利撫之而已今雖山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

師而制一崔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  
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  
彼大營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  
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  
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  
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  
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閒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  
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  
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  
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



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

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贖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贖女高明婦人



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勲賞勞有國恒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真基感會邀幸昌履

綱繆幃幄繼繼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臨

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册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勲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冲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措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圯先臣榮寵前朝勲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奈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勲重先朝世絕繼



祀或以傍親或聽第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况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勲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偽書醜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尚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汲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



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諡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與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雋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卽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高宗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贖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蠻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逼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



之本并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  
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  
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  
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  
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  
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  
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  
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  
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禾桑枯  
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  
資用其可得乎愚謂明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得  
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養生之利豪右靡餘  
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  
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  
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  
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  
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  
有功於民者爲之脩飾廟堂表薦廣平宋讎陽平路特  
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  
前刺史薛道檟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檟軍



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  
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  
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  
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事  
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  
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  
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  
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  
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  
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  
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  
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  
絕養旣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  
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  
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  
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  
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  
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  
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



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  
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  
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  
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  
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  
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  
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  
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  
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偃家賑恤率之西討  
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五日事辦矣故其下每  
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啓瑒爲左丞仍爲別  
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  
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  
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  
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  
刺史瑒倣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  
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  
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  
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列傳卷五十三  
十一  
場弟謚字永和在逸士傳

謚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場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榮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冲沈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脩整敏



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  
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沖以  
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  
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義祕書令高祐  
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  
難行義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  
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  
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  
秋至冬閉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民者實也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  
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  
賦稅之均旣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易行著  
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旣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  
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  
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  
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  
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  
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  
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  
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爲富室而謙以



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冲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賊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冲寵貴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撫之護後坐賊罪懼必不濟冲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冲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馬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冲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冲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冲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遠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冲參定典式封榮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



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嫗之列以冲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層臺廣厦崇威於中業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敝民力者哉我自皇運統天協纂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生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冲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脩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額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將軍進公



等更欲何云冲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  
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  
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土  
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  
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  
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  
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  
旣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間若  
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豈  
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  
騫冲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漢文  
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  
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  
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  
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  
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  
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  
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  
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鑿卽當移都於  
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



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聞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廊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以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協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冲言於高祖曰陛下方脩周公之制

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郭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冲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尅城則遣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



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  
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鄭  
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  
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  
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  
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  
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  
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  
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  
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

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發  
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  
弗降所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  
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  
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  
平蕩江會輕遣軍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  
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爲上高祖從  
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  
令僕闇弱百事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  
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



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開戶而闢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脩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徒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實之賢兼兇蠻密

邇朕夙夜悵懷良在於茲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脩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剋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



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  
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  
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  
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人盡  
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醮於清徽堂高祖  
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  
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醮以暢祈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  
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  
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冲對曰東暉承儲蒼生

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舍得  
預此醮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師傅何勞  
愧謝也後尚書疑元拔穆泰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鎮將  
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  
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  
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旣  
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兄弟不預然父兄  
爲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  
以爲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  
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



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爲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勤志彊力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劖劖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鬢鬢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



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之後高祖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旣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沖時震恐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沖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沖貞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溼洛朝野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旣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有司奏諡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家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時宗勲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邛嶺旋鑿覆舟躬睇瑩域悲仁惻舊有勸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



留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亡沒之故言及流涕高祖得留  
臺啓知冲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  
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  
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  
相痛惜如此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冲之  
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  
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之德也始  
冲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  
顯稍乃自安而冲明目當官圖爲已任自始迄終無所  
避屈其體時推遷皆此類也

于延寔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  
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膂出幹政  
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  
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場以豪俊達  
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  
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  
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魏書卷五十三終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諸本詳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肇經史釋題楊九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錄藏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後人移安世傳附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於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備傳疑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一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散騎常侍



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  
徵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  
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  
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  
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  
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  
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  
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  
贈相州刺史諡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龍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今後慰勞仇池  
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  
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  
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  
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儁偉下筆  
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閭而字焉真  
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  
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



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  
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間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  
間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謹對鎮圍城後還京城  
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間  
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常者  
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  
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  
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  
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  
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

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  
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  
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  
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  
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  
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  
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慕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  
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  
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  
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



悟遺此崇高挹彼冲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  
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  
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  
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並  
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  
黃龍蜿蜿遊鱗奕奕冲訓旣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  
灼典刑勝殘豈遠朞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  
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  
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式  
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三篇仰述徽烈被之管絃高允

以間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  
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永明初爲中書令加  
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  
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筭有事  
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  
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  
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  
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  
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方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  
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



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  
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  
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  
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間表曰天生烝  
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故事卑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  
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  
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  
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  
竭効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自辟備禮容之美斯則

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唯  
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  
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  
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  
咸謚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准  
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  
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  
慮闕覲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  
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  
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



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偽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閭曰竊謂袁盎微慎

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卽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閭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迹終致忠言此適



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問對問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日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入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修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皇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



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  
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  
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一萬人專習戈楯二  
萬人專習騎稍脩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  
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  
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  
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  
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  
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  
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  
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  
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  
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  
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  
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  
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  
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  
以情闡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  
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則  
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築



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  
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  
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與兵叛之蠕蠕王身  
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  
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爲首蠕  
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爲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  
愚見宜與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聞曰  
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  
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  
太平之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  
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  
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問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  
書不叙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  
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  
謝所任問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  
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  
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問遂引德免冠  
謝罪高祖謂問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  
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  
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



卷之五十四 列傳 九  
譖愬以致極刑今為旨書可明年提忠於其國使蠕蠕  
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羣官高祖親舞  
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聞  
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  
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  
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  
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  
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聞對曰臣伏思  
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  
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

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  
不患事闕又為政之道終始如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於民者曰民之心而改之願  
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  
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  
遠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  
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聞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  
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  
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  
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爲事問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叙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問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飢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舜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叡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



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  
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  
疇叙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  
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  
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  
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  
旱之患然立功脩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  
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  
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  
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勤之以禮綏之  
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  
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  
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  
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  
畿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  
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  
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  
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  
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  
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教外牧又一夫



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後詔問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勸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疇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問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

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旣不遺臣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尅將於淮南脩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問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



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成一郡土不關一塵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原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附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

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旣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叢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旣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連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間



朝於行宮高祖謂閻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閻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余庶事草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

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賦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楊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閻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閻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勲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勲閻每



請本州以自効詔曰間以懸車之年方求末錦知進忘  
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  
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間以諸州罷從事  
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  
求致仕優荅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  
南討漢陽間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間璽  
書間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間累表遜位詔曰間貞幹早  
聞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雋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  
在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  
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

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餽羞訪之大政以其先  
朝儒舊告老未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間歷官六朝著  
勲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  
羸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絲衣服布帛事  
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間進陟北邙  
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于家世宗  
遣使弔慰賜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  
史諡曰文侯間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  
有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  
時所服間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



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言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二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與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

### 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閩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閩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